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锦 瑟

范 迂

十九年间谋杀小叙

那 多

北美纪事

朱联忠 百 溪

采访张炜

王雪瑛

秋卷
201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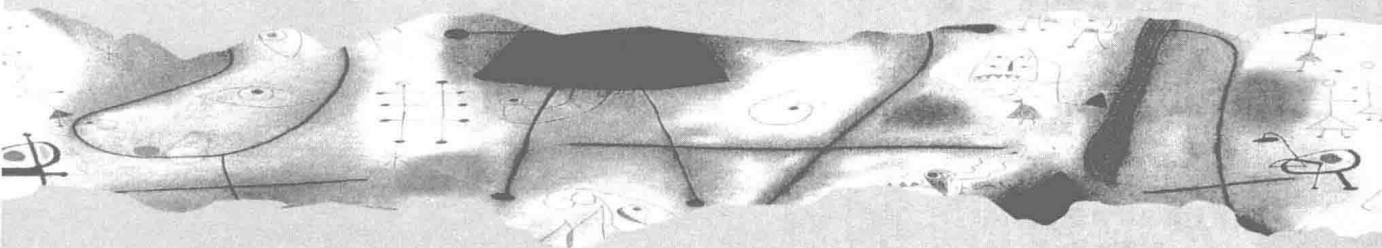
长江文艺出版社

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

秋
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 2017 秋卷 / 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354-9995-0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0865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杜东辉 程华清 田敦国

责任校对 ■ 陈 琪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87679360

印 刷 ■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页

版 次 ■ 2017年10月第1版 201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千字

定 价 ■ 32.00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675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锦瑟

范迁 4

十九年间谋杀小叙

那多 142

北美纪事

朱联忠 304

一个人的波士顿
百溪

320

访问张炜

王雪瑛 328

《收获》大事记

《收获》总目录

340

346

《收获》长篇专号总目录

39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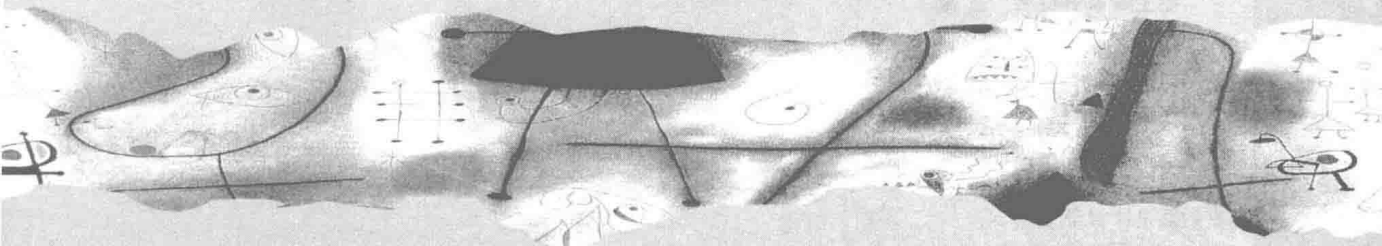
秋卷

Contents
目
录

收获

LITERARY
BIMONTHLY

长 篇 专 号



秋
卷

长江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收获长篇专号 2017 秋卷 / 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编. —武汉: 长江文艺出版社, 2017.10

ISBN 978-7-5354-9995-0

I. ①收… II. ①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50865号

名誉主编 ■ 李小林

主 编 ■ 程永新

副主编 ■ 钟红明 王 彪

出品人 ■ 尹志勇

策 划 ■ 黄 嗣 阳继波

责任编辑 ■ 杜东辉 程华清 田敦国

责任校对 ■ 陈 琪

责任印制 ■ 邱 莉 胡丽平

封面设计 ■ 李 筱

插 图 ■ 木 森

出 版 ■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

地 址 ■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

邮 编 ■ 430070

网 址 ■ <http://www.cjlap.com>

发 行 ■ 长江文艺出版社

电 话 ■ 027- 87679360

印 刷 ■ 中印南方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■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印 张 ■ 25 插页 2 页

版 次 ■ 2017 年 10 月第 1 版 2017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 ■ 630 千字

定 价 ■ 32.00 元

《收获》文学杂志社

地 址 ■ 上海巨鹿路 675 号

邮 编 ■ 200040

电 话 ■ 021-54036905



版权所有，盗版必究
本刊法律顾问：王丁报
特约法律顾问：王 楠
图书出现印装问题，本社负责调换

锦瑟

范迁₄

十九年间谋杀小叙

那多
142

北美纪事

朱联忠
304

一个人的波士顿
百溪

320

访问张炜

王雪瑛
328

《收获》大事记

《收获》总目录

340

《收获》长篇专号总目录

346

397

Contents
目录

秋卷

锦 瑟

范
迁



第一章 一个千疮百孔的夏季

1

淅淅沥沥地下了一整天的雨。五点钟天就暗了。他从学校走回来，进门如落汤鸡一般。

二房东把他的信件和隔日报纸搁在楼梯口。吃晚饭辰光，这幢石库门房子里忙得一塌糊涂。灶间里油锅噼里啪啦响。夏太太一面左右开弓地炒菜，一面嘴巴不停地骂自家几个小鬼。佣人阿

香洗菜揩台子摆碗筷打下手。客堂里一只十五支光的电灯泡下，矮胖的男人坐在藤椅里，鼻子凑得很近地看报纸。夏先生看报仔细，政局财经电影戏目结婚启事死人讣告一项不漏。夏先生看完了轮到他，他看完了再搁回到楼梯口。阿香明早生煤球炉要用旧报纸引火的。

信件中有一封父亲的家信，他夹在胳肢窝里，拾阶而上。逼仄的房间里一股霉味，墙上草绿色油漆斑驳，像野小鬼的癞痢头。一扇盈尺木

窗，旧竹帘已经七零八落。棕绷床上铺了薄薄的被褥。床下塞了两只藤条箱，里面是衣物和书籍。还有一只痰盂，一只脚盆。床边摆一张老式写字台，一把藤椅。这个局促寒酸的亭子间，是他的栖身之处。

他打开绿色玻璃罩的台灯，一只粉蛾在灯下盘旋不已。

鞋袜尽湿，他提了空热水瓶，去弄堂口的老虎灶上泡一瓶开水。回来先泡茶，再倒洗脚水。坐进藤椅，把一双冰冷的脚浸入脚盆里。然后喝茶看报，报上新闻都是炒冷饭，他略一翻看，随手搁下，掂起那封父亲的来信。

信封的红线长方框内，是父亲一笔遒劲的颜体。每月头上，总有这么一封信函从扬州寄出。信中父亲告知三二家中琐事，几句叮咛，还有一张九圆的银票。这是他一个月的房租、饭钱及零花铜钿。初到沪上，这笔款子用来也颇为宽舒。如今物价涨了不少，他只得节省开销来弥补不足。买便宜的茶叶，平日晚餐吃碗浇头面打发。衣装是笔大开销，再如何手紧，在上海这种衣帽鉴人的地方，一袭深蓝色轧别丁长袍，一套浅灰色的培罗蒙西装，两件浆过的衬衫，一双上足油的牛津皮鞋还是要的。

他就读于圣约翰大学，沪上最体面的学府，在那里做学生，也总要登样些。

拆开信封，内中并无所期待的银票。他一个激灵，赤了脚水淋漓地站起，水门汀地面冰凉刺骨。几番寻找，一无所获。他呆了半晌，再展开父亲的家信。

我儿如鉴：二月来，所谓的打老虎运动，如火如荼，扬州也被波及。你堂伯父之盐局，月前被税务稽查给查封了，说是囤积居奇。经多日奔走，亦托了人，却全无转圜余地。事发匆促，柜上的银票现洋都被冻结。逢此变故，家中顿断生计，仅靠典当举炊。惟恐你忧心，并不敢告知详情。原想假以时日，案情或能好转。不想前日军警上门，你伯父连人亦被捉进去。遭此横祸，全

家惶惶不可终日。一个长年，一个娘姨都已辞退。你两个妹妹，亦退学在家。实是山穷水尽，最后一途只有典卖祖屋，已关托了人。只是你这月一应费用，万难凑齐。我儿如有同窗好友能周转一二，先渡难关为荷。

为父惭愧，上不能光耀门楣，以慰祖宗之灵。又时运乖蹇，下不能令家人温饱，子孙安心读书。实在汗颜……

这对他不啻于一记当头重击。堂伯父的盐局开了三十余年，生意做遍长江南北，在扬州也是有名的殷实商家。北伐、军阀混战、日据时代都过来了，不料今朝竟会被查封。原先他还偶有不平：同祖同宗，何以伯父家殷实丰饶，他家却如此清寒？哪料大厦一旦倾倒，小户蓬门率先烟灭。

上海是世态炎凉之地，他岂能拉下面子去告借？一旦开口借钱，交情即刻直转而下。况且，同学都认为他是扬州大盐商的家眷，富家子弟。并非是他虚荣，要去冒充有钱人家。而是圣约翰的学生大都是非富即贵，他只是想平等交往而已。

他晓得老家之窘迫：七旬祖母瘫痪卧床要人服侍。大姐嫁了个痨病鬼，整日和药罐子打交道。弟弟们都不是读书料子，一个在扬州学厨，一个在盐局里打杂，每月只有几个剃头涩浴铜钿。私塾出身的父亲，除了写一笔好字，算盘打不过人家，新式簿记亦不会，更不擅于应酬经营。堂伯父是看在亲戚的分上，派了一个襄理的头衔。其实是个可有可无的闲人，领一份干薪而已。

他是当年唯一考进圣约翰的扬州子弟。堂伯父打了包票：蛮争气的！学费就包在我身上了。但老头子为人四海，身边打秋风的阿狗阿猫众多，今日堂会，明日做寿。酒一吃，人就糊涂，银票常常脱班。近几月的款项，大都由父亲寄来。一直瞞到油尽灯枯，父亲才把原委和盘托出。

他袋里只剩七圆钞票，两三铜子。这点钱不

够半月的开销，房钱就要缴付。夏太太人虽和善，但锱铢必较，一分一毫算得毕清。一到缴租日子，总是有意无意地在眼前晃来晃去，找了话头搭讪，意思是提醒他不要忘了缴房钱。还有，本来打算要买一双皮鞋，脚下那双很快就会洞穿。

皮鞋是不能想了，这点钱缴了房钱，还要吃饭开销的。

上海遍地都是乞丐，从灾荒省份来的讨饭者，敲开居民的后门，哀求一口残羹冷饭。还有流落街头的落魄读书人，穿了破旧的长衫，蓬头乱发，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行走，晚上就蜷居在人家的门洞里。相对于那些乞丐，落魄读书人抵御厄运的能力更差一筹，他曾见过市府的收尸车，芦席底下露出一截肮脏的长袍，长袍底下则是一双惨白的脚丫。

如果哪一天粮尽援绝，他也会落到那个地步吗？

会的，如果他不付租佃就会被房东赶出来，身边的钱用光之后，只有两条路：一是去偷，被人捉到的话打个半死。二是去乞讨，仪态也不顾了，面孔也不要了。每况愈下，终于有一天在饥寒交迫中撑不下去，躺倒在街头。最后留在世人的印象里大概就是那两只肮脏的，赤裸的光脚丫子。

思及于此，背上陡生寒意，如今却怎么是好？

雨声急一阵缓一阵，淅沥敲窗，玻璃上水光闪动。他簌簌发抖，时近立夏，房间里还是寒意弥漫。他抬头茫然四顾，偌大世界，何处有他一条活路？

雨夜，万籁俱寂的弄堂里，突然响起一个苍老嗓音：馄饨啊，火热达达滚的小馄饨啊……

平时他会下楼去喝一碗小馄饨，垫垫饥。今日却挪不动身子。

老头在窗下停下，像是特为招呼他一声：小馄饨呀……

他掩面端坐不动。

如空山梵音，馄饨担的梆声笃笃回荡，渐渐

远去。

二房东夏先生是个倒挂面孔的矮胖子，身高不满五尺一二，小阿福一个，四十出头就冒顶了。人倒是糯嗒嗒的很客气。他在一家木行里做会计，薪水有限。全靠夏太太手里捏紧，一家老少总算衣食无虞。佣人阿香是浙江奉化人，跟夏家算是豁出三千里去的远亲。廿四五岁光景，是个孤女。说是年前爷娘死后，差点被不要面孔的同族卖到堂子里去。多亏夏太太好心肠把她接来上海。阿香宁波口音极重，脑后盘了一只髻，终年穿一件似蓝非蓝的竹布衫。人还不算难看，就是小辰光发过一场高热，一只眼球神经有点烧坏了，看人总带三分眼白。手脚是极勤勉的，早晨四五点即起，倒马桶买小菜生煤炉拖地板汰衣裳一刻不停。夏太太常说阿香是自家人，夏家要一直养到她老的。夏太太一说起这话，阿香面上就满是涕零之情，做起事来更卖力了。

阿香待他很不错，一口一个叫他“弟弟”，说这个男小因生得好看，像唱绍兴戏的小生。常帮他洗衣服，泡开水。他偶尔也塞两只角子给阿香。阿香总是推辞，或是去买了糖炒栗子放在他房间里。

他住的亭子间，月租五枚大洋。他嫌贵。夏太太就算给他听：当初顶下这幢石库门房子，是花了两根大黄鱼的，二十两黄金啊，乡下头可以买十几亩田了。他贪图这里离学堂近，就承应了下来。哪晓得亭子间的头顶上就是晒台，一天太阳晒下来，像烘山芋烤炉一样，夜里根本不能入睡。一个热天下来焦头烂额，实在吃不消。一直打算要搬场，但上海房子不好觅，要么太远，要么太贵，拖三拖四，便又是一年。

有时傍晚回家，见到房东一家吃夜饭。夏太太照例是要招呼一声：“回来啦？一块来吃夜饭吧。”他总是客气地谢绝：“你们吃，你们吃，我早就吃过了。”取了报纸信件上楼去。其实他天天吃素浇面，几片青菜叶子，几块豆腐干，嘴里寡淡至极。穿过客堂时，他也斜眼看了房东家的餐桌，昨日是葱烤河鲫鱼和脚爪黄豆汤，今朝又

是糖醋排骨和干煎小黄鱼，都已好久不知其味了。但哪能可以为了一顿好饭食而自贬身价？如果夏先生备下一壶清茶，邀他手谈一番，他倒是会欣然接受的。别看夏先生肉乎乎的一团，两只脚内八字，走路碰鼻头转弯。下棋倒是个高手。他从小跟父亲下围棋，深迷此道，亦有相当的功力。下棋是有瘾的，所以夏先生一招呼，他十有八九欣然应召。在客堂间里，两人捉对厮杀几个时辰，末了夏太太买了夜点心来，小馄饨，生煎馒头之类，两人一面吃宵夜，一面复盘评述，尽兴才回房歇息。

人是要有点狷介自守的——有所为有所不为。

可是，银票不寄来的话，人就狷介不起了。房钱夏太太盯得紧，他咬咬牙缴了。接下来几日，他每天只食一餐，时时刻刻感到饥火中烧。终于熬不过了，房东太太一招呼，他就顺水推舟地在饭桌旁坐下。阿香盛了一大碗饭送到他手上，米饭的香味热烘烘地蒸腾而起，他闻之差点落泪，赶紧掏出手帕擤鼻子。今朝小菜是八宝辣酱和丝瓜虾皮汤，再普通不过的下饭菜，但对他说来无异于琼浆玉液。看他饿极的吃相，夏先生跟老婆交换个眼色，夏太太到厢房里摸出几只鸡蛋，做了一盘开洋炒蛋，放在他面前。他拼命想管住自己，筷子却一次又一次地伸出去夹炒蛋。阿香帮他添了三次饭，直至碗空盘空，才作罢。

阿香的斜眼里流露出一丝诧异和怜悯，这个大学生吃起饭来怎么是这个样子？饿死鬼似的。不过桌上没人说一句闲话，大家闷头扒饭。夏太太还在那里客气，“弟弟，不晓得你来，没啥准备。”他头都抬不起，喃喃地道谢过了，就躲进亭子间去。楼下夏太太和老公窃窃私语：“依没吃饱？歇息叫阿香去买客生煎馒头来。”一想到撒了芝麻的生煎馒头，一口下去肉汁四溢，肚里饥火又轰然一声燃起，他暗暗抽了一下自己的嘴巴，怎么变得这么没出息了。

毕竟不能天天上房东家饭桌的。一礼拜下来，他饿得头晕目眩，坐在课堂里也神魂颠倒，

只顾思量着今后怎么办。教授台上讲解凯恩斯理论，他大部分没弄明白。只好向邻座的女同学借阅笔记。这女同学姓汤，英文名曰艾茉莉，屋里颇有铜钿，父亲又是做官的，权倾东南。艾茉莉生就一张平阔大脸，五短身材。性格蛮活跃，演戏话剧舞会劳军募捐一样不落。脾气也蛮好，对他也一向和善。倒是他性格孤僻自傲，又对那些新潮女同学抱有成见。常常人家好声好气跟他讲话，他却摆出一副扑克面孔。今朝应是病急乱投医，只想早点回家躺一下歇息。

艾茉莉笔记本拿在手里，关心地望了他说：“哎哟，你没不舒服吧，你的脸色好像不太好呢。”他本来就虚弱，被她一说，更是头重脚轻起来，脚下一软跌进椅子之中。

须臾云里雾里醒来。同学们松口气，说：好了好了，总算醒转来了。有人递来热茶。汤小姐问他是否有低血糖？他顺水推舟地应了。即刻有人去买了块巧克力来，吃下去真的好过点。汤小姐张罗着叫了黄包车，要送他回家。他坐上车就懊悔：他的住处乌糟逼仄，被人见了岂不笑话？为此几次说要下车。无奈拗不过艾茉莉，脚下也软绵无力。只得由她一路送回家来。

阿香正在天井里汰衣裳，夏太太在灶间里，听到动静都迎了出来。瞪大眼睛看着汤小姐搀他下车，再送到亭子间里躺下，汤汤水水安排好，千叮嘱万叮嘱，才告辞出门。可怜有铜钿小姐头脑简单，只当他真是低血糖，却无论如何没想到他是饿昏了。她走后没多久，阿香就送了一碗馄饨上来，他狼吞虎咽地吃下，才觉得好些。过一歇夏太太也来探望，满怀好奇心，来回兜转地打听汤小姐是否他的女朋友，口口声声道：蛮好格，屋里看来是有身家的，脾气也交关好。他有口难辩，只推说人倦了，总算打发夏太太下楼。

昏沉沉睡去，再醒来已是夜深人静。昏黄的路灯光浮在玻璃窗上，像一只油锅里的荷包蛋。晒台上阿香养了两只生蛋鸡，偶尔咯咯一声，如深井梦呓。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，原想老宅如能卖出，可以寄银票来填补亏空。但房子一直无人问津，这样下月他的津贴也无着落。万一房

钱不缴的话，不知夏太太会赶他出门吗？或是板紧了脸，指桑骂槐，摔东摔西？如此他也是住不下去的。可是一旦踏出这处亭子间，他身无分文又能去哪里呢？

他想到自杀，报纸上常常刊登有人自杀的消息，有久病缠身的，有痴狂殉情的，最多的是破了产，生活无着的。看来自杀是解决人生大无奈的一条捷径。哪种死法快捷一点并少有痛苦？跳楼他是不肯的，死相难看，血肉模糊一摊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。跳黄浦江倒是可以的，尸首最好冲到大海里去。只是他多少会点水，怕也是不成的。看来最妥当的死法是吞下大量安眠药，一觉睡到另一个世界去，可惜他连买毒药的钞票都没有。

生不成，死不成，为啥他如此命运多舛？

门外有轻微的窸窣声，像是有人踮了脚上楼。莫非房子里进了贼？他静卧不动，过一阵，听到轻微的脚步声下楼去了。楼下的小房间是阿香的卧处，大概是怕她的鸡被野猫拖走，上晒台去察看吧。

阿香倒真是蛮可怜的，出身低，又生了一副斜白眼，二十四五岁了也嫁不出去。一天到晚做牛做马。他如果一世人做成这样，倒真是自我了断了好了。

天亮醒转，起身上学。发觉门被轧牢，蹲下身去查看，门扉下竟嵌了一枚银元。这下不啻于溺水之人获得一丝生机，大喜出门。找了一家点心店，要了一碗大肉面，一客生煎馒头。等候时，手不时伸入袋里摸索那块银元，只怕是个幻觉。时下一块银元要换八九块钞票，法国电车公司的老师傅一月工资也就是十来块银元，尽可养活一家老小。真叫天无绝人之路，他又可得到几日喘息。届时说不定祖屋卖出，会有银票寄来。

但银元怎会跑到他房门底下去的呢？难道生了脚不成？夏太太做惯人家，一张毛票也要捏紧的，绝无可能让大洋钱在地板上乱滚的。他恍然想起昨夜的脚步声，阿香？马上又否定了：不是阿香！她为人帮佣，不可能有能力作此善举。

他埋头吃面，但阿香那只斜眼总是在脑海里

巡梭。她给他添饭时那种怜惜的神色，挥之不去。他饿倒在学校被人送回来，也只有阿香不声不响地送了碗馄饨上来，一解他的“燃眉之饥”。

他其实已经晓得了，心里却不是滋味，他一个大学生，竟要接受下女的救济，这自尊心无论如何受不了。这碗大肉面吃在嘴里不晓得是啥味道，可是没有这碗面，也许还会在课堂上昏倒。他告诉自己：事到如今，面子是实在顾不得了，撑一日是一日。

校园里风声鹤唳，课堂中小猫几只，讲台上教授也心不在焉，粉笔折断好几次，程式讲得颠三倒四。一打听，原来是在罢课，说是“反迫害，反饥饿，要民主”，学生要组织了上街游行。“民主”这个词，教授们常常提起，说得花好桃好。但国人对此天生隔膜，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。“反饥饿”他倒是赞成的，要不是早上吃了碗大肉面，他也要上街去闹一闹的。听说有市民商贩同情学生，送大饼油条粢饭团的。眼下罢课风气盛行，学生一不如意就罢课。于他看来是跟自己过不去，学费缴了进去，不好好读书，去街上游行。就像宠坏的小孩子耍性子摔自己的饭碗一样。热衷于此的，都是些好出风头的。还有艾茉莉之流的富家子弟，小性子一上来就摔罐子，反正她们家有的是罐子。

下午传来消息，学生们真的上街了，开始还算平和，后来人越来越多，马路都堵塞了。更有地痞流氓混杂其间，抢掠商家。学生队伍在四马路上遇到了警察，钉头碰着了铁头。初生牛犊不怕虎，有人一鼓动，学生就朝了警察扔瓶子砖头，招来了水炮侍候。全成了落汤鸡，作了鸟兽散。学生们吃了瘪，扬言要组织更大规模的示威，向政府讨回公道。

他对这个不感兴趣。想着今天不用再吃素浇面了。在靠近极司菲尔路上有家本帮菜馆，一客糟钵头只要一毫半，一只走油蹄膀也只要两只角子。价廉物美，他要去吃一顿。

出门碰上艾茉莉。差点认不得了：原来头发像只狮子狗，现在改了个清汤挂面。穿一袭阴丹

士林旗袍，脚上黑布鞋，这副打扮，大概是现在最时髦的了。艾茉莉笑脸相问：“身体可好些了？”他矜持道：“早好了，偶有不舒适罢了。”艾茉莉叹道：“身体还是要紧的。”接着话头一转：“哎，你怎么没去游行？”他颇不以为然，“哪有这个工夫！功课很多的。”艾茉莉说：“去游行也是为了争取我们的权利。”

他心里说：你，汤小姐，屋里厢要铜钿有铜钿，要权利有权利。还要争取啥？我一介穷学生，可是奉陪不起。

这话可不能说出来，他推托道：“现在我要去吃夜饭，饭后还要复习。下次再说这个好吗？”

艾茉莉面如桃花，一把拖住他，“哎呀巧了，我正好要去堂哥家吃饭，离这不远。你索性跟了我一块去，我介绍堂哥给你认识，交关好白相的人。”

看他应允，艾茉莉挥手叫来黄包车。车夫精瘦，后脑勺上的癞疤星罗棋布。弓了背一路小跑，小腿肚上青筋虬结暴起，背上的竹布衫渐渐地渗出汗迹。此刻薄暮笼罩，华灯初上，初夏的微风拂在脸上，令人神怡。市井也显出生动活泼，满面倦色的纱厂女工提了腰子型空饭盒，匆匆地赶回家烧夜饭。菜场里主妇在跟摊贩讲价。做佣人娘姨的，手里抱了主人家的小毛头，在点心铺里买生煎馒头。过街骑楼下，老皮匠正准备收摊。十字路口，一对时髦的洋装男女迤迤而过。一只升火待旺的煤球炉子，放在街沿上吹风，一股青烟席卷了半条马路。艾茉莉被呛得喷嚏连连，用手绢捂了鼻孔管，还不忘瓮声瓮气地说游行之事。他只是敷衍着，一天下来，总算可以歇口气了，再来谈政治，也真是煞风景。看来有铜钿人家小姐，多少有点拎不清。倒是乘黄包车兜风的感觉不错，像好莱坞电影的场景，白种人戴了铜盆帽，白色的西装笔挺。女人穿着鲸骨撑开的长裙，戴了透明的面纱，在印度某条狭窄却闹热的河里泛舟，桨声灯影，顾盼生辉。

黄包车来到海格路和白赛仲路交界的一幢洋房前。他先跳下车来，转头看见艾茉莉朝他伸出一只手，意思是要他搀扶下车，于是两腿一并，

一手背一手伸，挽了一条白白胖胖的玉臂，也做了一次绅士。艾茉莉付过车钱，那车夫却不肯离去，再次讨要。艾茉莉板下脸来，“讲好是六只角子的嘛。还想做啥？”车夫满脸卑下讨好的笑纹，一只手掌向上伸出，“小姐，天热，两个人，再多把一点嘛。”艾茉莉脾气上来了，“一只角子也没有！”声音一响，便有人驻足观看。他见场面难看，遂掏了几文给那车夫，“好走了呀。”车夫走后，艾茉莉鼻子里哼了一声：“这个黄包车夫是敲竹杠呀！你倒真是蛮好话头的。”

这幢花园洋房位于弄堂口的第一家，乳黄色的新式建筑，简洁的几何形线条横平竖直，二楼阳台呈半圆形。篱笆旁的夹竹桃正在开花，白色一星一点在薄暗中浮动。艾茉莉伸手按门铃，在那等候的短短几秒钟之际，他陡生幻觉：此情此景好像经历过的。在哪一世哪一时，他也曾与一个面目不清的女子，站在一扇将启未启的门前。也是这样薄暮笼罩，暗香浮动。这幻觉只持续了一秒钟，面前的橡木大门悄然洞开，一个中年女子露出面来，随即转头呼唤：“汤姆啊，快点下来，艾茉莉来了哉。”他俩被妇人引到一间硕大辉煌的客厅，打蜡地板落地钢窗，丝质窗帘的流苏倾泻，墙上挂着大幅的西洋油画，一艘帆船在惊天巨浪中颠簸挣扎。靠墙一圈深棕色牛皮沙发，壁灯幽微，一大瓶香水百合置放在巨大的黑色三角钢琴上。来沪两年多，他参加过同学聚会，也见识过考究人家。但如此富丽奢华的场面，倒是没有见过。不免就有了三分怯意，手心直冒汗。这时楼梯上连奔带跳地下来一位体型肥胖的青年。艾茉莉作介绍：“这位是我的堂阿哥：汤姆忘，英文正好叫汤姆。这位是我的同学，人家可是圣约翰大学的高材生。”汤姆热情地跟他握手，“欢迎，欢迎，艾茉莉如果说是高材生，那一定是了不得。我这位堂妹很少夸人，从小是眼睛生在额头上的。”他讷讷谦词了几句。面前这个汤姆，活脱是个富贵版的夏先生，也是五短身材，肉鼓鼓的倒挂面孔，连微谢的脑门也有几分相似。不同的是夏先生谨小慎微，闪烁卑

微。汤姆则谦逊儒雅，笑容真诚。

艾茉莉一叠声地问今朝晚饭吃啥？汤姆笑道：“晓得依这个天吃星要来，毛姨忙了一天，夜饭早准备好了。我们去大菜间坐吧。”又转头向他道：“请随便，不晓得你来，无啥准备，只是家常小菜。”

大菜间里，毛姨正在布置餐具，细瓷碗碟，雪白的餐巾，镶银的象牙筷子。艾茉莉喊道：“毛姨啊，快点开饭呀！我肚皮都饿煞哉。”毛姨转头白了她一眼，“小妹依总是进门就叫饿煞了，三天没吃饭似的。”汤姆微笑着说：“毛姨是从小看我们长大的，艾茉莉一向跟她没大没小。”

三人坐下，菜很快地上来了。四碟冷盘：熏鱼、肴肉、油爆虾，及葱油海蜇皮。汤姆问艾茉莉：“不晓得依同学吃酒吗？”艾茉莉反问道：“依有啥好酒？”汤姆微微一笑，“前两天朋友送我几瓮五十年陈的善酿。特为依留了一瓮。”艾茉莉雀跃大叫：“当然要，毛姨快点去烫来呀。”

酒是装在锡酒壶里烫好端上来的，醇厚微甜，入喉软绵，青花薄瓷的酒盅如羊蹄般大小。他是会吃酒的，幼时父亲携了他去茶楼，叫一客三丁包子，一碟烫干丝，配一壶绍兴酒。他偶尔抿上一小口，也渐渐地领略其中妙趣。今日主人殷勤劝杯，不觉开怀。热菜一道道上来，第一道是红焖鱼唇，汤汁如琥珀一样金黄透明，爨了少许冬菇丝及银芽，入口如膏似醪。第二道是虾籽大乌参，海参泡发得极好，肥大茁壮，用鸡汤煮了，再加了虾籽同烩，盛在盘子里还是巍巍颤颤的。汤姆说：“海参一般人家发不好。艾茉莉喜欢吃，为此，毛姨专门去跟了饭店大师傅学的。你倒尝尝。”第三道是蜜汁火方，金华火腿与冬笋片排列在盘中蒸熟，嫣红雪白。又上了几色时令蔬菜，最后毛姨捧了个硕大的腌笃鲜砂锅上桌。汤姆说汤里的咸肉是毛姨自己腌的，鲜笋是朋友从天目山带来的。都是家常小菜，希望你吃得惯。

饭毕，汤姆又请大家去书房里喝白兰地。书房里镶了深色的护墙板，书架林立，壁炉前一圈牛皮大沙发，像煞是大学问家的书斋。刚才席

间，艾茉莉随口说过汤姆是光华大学毕业的，坊间都晓得光华是一流大学，给那些公子小姐混文凭的。果然在书架上，除了一排崭新的百科全书，几本不同版本的牛津字典，一些过期的《LIFE》杂志，还有一些通俗小说，及市面上流行的《良友》画报，《紫罗兰》杂志。他肚皮里暗笑：果真是光华出来的，有空看这些闲书。那边艾茉莉和汤姆跷了脚坐在大沙发上，说些闲话，不知怎的话头转向当前政局，艾茉莉照例激动起来，和汤姆争得不可开交，两人都要他这个政经系的高材生出来说句公道话。

他正在端详书架上的一帧小照，照片里汤姆与一个面目温婉的少妇，一左一右地站在一个老妇人身旁，背景是太湖山石，一片粉色的杏花，像是在私家花园里照的。听到艾茉莉唤他，转身一笑，说：“你真要我讲的话，我说你两个都搞错了，中国的政治和学校里教的政治一点不搭界，教科书里，民主政权设置三权分立，互相制约，像一只鼎的三只脚一样，平平稳稳。而中国的政治家喜欢煮一锅烂糊三鲜汤，汤里什么都有，但什么都不清不爽。这和中国人含混暧昧的性格也有关。外国人的那套民主，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好好的，弄到这儿却行不通，所以这政治不是那政治，绝对不可混为一谈。”

艾茉莉一副天真相，说：“所以我们才要革命呀。”

他哼了一声：“革命！北洋革清廷的命，民国又革北洋的命，结果都差不多，一点不见好。”

汤姆说：“革命这两个字听起来吓兮兮的，还是改良来得比较好一点。”

他摇摇头，说：“改良也不见得好到哪儿去，弄到最后，就像穿西装戴顶瓜皮小帽一样。四不像。”

大家笑，艾茉莉说：“不可以这么悲观的，总归寻得出办法的。”

汤姆讥嘲道：“也不是没试过，结果都是换汤不换药。”

艾茉莉不高兴了，“我就不相信，乱拳也可打死老师傅的。”

汤姆诧异道：“依啥意思？要打死啥人？”

“政府呀。”

汤姆和他两个都笑。

艾茉莉嗔怒道：“笑啥笑！”

汤姆笑说：“是我不好，怎么跟女人家谈起政治来？真是吃饱饭没事做。还忘记了依是一谈政治就要发人来疯的。”

艾茉莉举起拳头作打人状，“要死了，哪能有像依这种人的！啥个男人女人的。现在国家有难，人人有责。”

汤姆严肃起来，“政治这个东西，要像果子一样慢慢地等它熟。心急吃不了热粥，胜利才没几年，烂摊子也要一点点收拾，政府也不是三头六臂。”

“现在的政府寄望不得。是独裁政府，贪渎政府。”

汤姆摇头道：“真的独裁倒好了，令出必行。现在政府里山头林立，互相掣肘，一件事要做成，真叫诸多烦难。”

艾茉莉冷笑道：“发国难财倒跑得快的，要员们一个个都肥肠脑满。依到苏州河沿岸看看有多少路倒，有多少衣食不周的乞儿，政府管了吗？”

汤姆的脸色凝重，“胜利伊始，北面就开始打仗，政府也是有心无力。”

艾茉莉的手指头戳到汤姆额头上，恨声道：“横一个政府，竖一个政府，没见过像依这般帮政府说话的。究竟政府给了依什么好处？”

汤姆耸耸肩，“恰恰相反，我是信奉克鲁泡特金主义的，讨厌一切的政府。只是中国人一盘散沙，没政府管着，怕是局面更坏。”

艾茉莉说：“糟糕的政府还是不要的好。穿一双不舒适的鞋子，我倒是情愿赤脚走路的。”

汤姆嘲笑道：“依啥辰光赤过脚？屋里皮鞋总有上百双了吧。”

艾茉莉真的发脾气了，“汤姆！我跟依讲正经的。这个政府是太糟糕，连美国国会代表团来，看到国民党上上下下贪污奢靡的情况，也说没什么希望。”

眼看兄妹俩争得不可开交，他打圆场道：“你俩不要吵了。讲正经的，照芝加哥学派舒尔茨的观点来看，中国是农业经济，也就是穷人经济，政府的要务就是照顾好农村民众。现在农村萧条，城市畸形繁华，说明统筹政策是失败的。”

汤姆看看他，再看看艾茉莉，呵呵地笑，举手道：“高材生这么说，还有芝加哥学派撑腰，我投降。”

艾茉莉作拍手状，“二对一，你输了，请客。”

汤姆诧异道：“夜饭刚吃过，依又饿了？”

艾茉莉说：“可以 Raincheck（欠着）的呀。”转头对他状似撒娇地，“记牢了，汤姆欠我们一顿，到辰光要狠狠敲他一顿竹杠。”

这副亲密无间的腔调，外人很自然地会认为他们是一对爱侣，至少是互相有意思的。

汤姆怕也是这样想的。

他没去接艾茉莉的话头。随手拿了书架上的镜框问：“这是令堂吧？高寿几何了？”

汤姆点头道：“是家母，五十三了，上个月刚做过寿。”

他又凑近些去看，“老太太神采奕奕，一看就是大人家出来的。”

汤姆微微点头，“我们家，在洞庭东山也算是望族，二百多年了。”

他又指了指照片上的旗袍少妇，“这可是你令妹？眉眼间有点相似的。”

汤姆道：“那是内人……”

艾茉莉插一杠子，“要命了，依怎么这么眼拙的，他老婆可比他好看多了。”

两人都尴尬，汤姆自嘲：“是，是，我太太比较上照，本人则不大登样。”

是夜尽欢而散。汤姆叫汽车夫老朱，开车送艾茉莉和他回家。他是生平第一次坐小轿车，又喝了不少酒，人像腾云驾雾般地。艾茉莉的酒也多了，一路上肉乎乎地挨了他，说个不停。他则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。艾茉莉下车时关照他：“那么就說好了，大后天的游行一块去参加。”他含糊应了，心想到时藉故不露面就是了。

老朱是扬州宝应人，算是他小同乡。吃相不大好看，一路上口沫横飞。说汤家是如何地有钱，东山有大片的租田，祖宅有多大，南洋又有产业。汤家少爷是独子，本来是不用做事的，老头子却要他履历履历，所以每天到洋行里去应个卯，吃过中饭就回来了。打打网球，看看电影。少爷欢喜朋友，欢喜闹猛，天天晚上不是吃饭就是舞会，完了还要叫我把客人送家去。不过，少爷对下人倒真是大方，每次出夜车，总有两只洋的打赏。很显然，老朱是要讨赏，可他袋里空空，索性不接口。老朱放下他时，脸色讪讪的。他装着没看见，径自进了弄堂。前面有个人影提了两只热水瓶，背面看去腰细一握，屁股滚圆。他认出是阿香，正好阿香也回过头来，叫他：“哎呦，弟弟，依是坐那部小汽车回来的？”他虚应道：“是同学家的，顺路把我带过来。”阿香啧啧道：“到底是洋学生，我等乡下人怕是一辈子都没福气坐小汽车的。”

灯光下，阿香看起来比白日登样些，那只斜眼也不甚明显。刚洗过了澡，清清爽爽，头发齐齐地抵在耳后，身上有丝廉价的花露水味道，跟白天蓬头散发做家务的阿香貌似两人。他不由多看了一眼，这一眼把阿香看得低下头去。两人再无言，一前一后进了家门。

黑暗中躺在床上，醉意绵长，如春日里泛舟河上，温暖而微醺。今日拜汤小姐之赐，他领略了贫富极大的反差。酒足饭饱之余，却有一丝苦涩在心：他五官俊朗，长身玉立，智力也属优秀，却连三餐都无着落。汤姆五短身材，面孔像只汤婆子，只晓得吃喝玩乐，说是酒囊饭袋也不为过。但人家天生拥有一切，华屋，轿车，锦衣玉食，是他一辈子都不可企及的。还有一个温婉的妻子，不晓得这样一个姣好的女子，夜里拥着一大团肥肉入睡是怎么一个滋味？人生何其悬殊，造物又何其不公。

思及女人，更是辗转了。他平日清高自矜，因此没什么异性交往。他并非不想男女之事。上海本是个金粉之地，舞场梨园，触目尽是。二马

路上有书寓堂子，四马路遍地是流莺。有铜钿人可以娶三妻四妾，文人骚士可以吃花酒玩戏子，连黄包车夫也可以打打野鸡，只要依有几张钞票。而他穷学生一个，既无闲暇也无金钱。一想到生计，心就乱了，十余日后又要缴房租，如果银票还不寄来，怕是要走投无路了。再不会有一枚银洋塞在门底下了。

朦胧之际，忽闻又有楼梯响动，他一激灵，轻手轻脚爬起，等候在门后，心急如焚地等待那枚银洋塞进来。脚步声断断续续，十来级楼梯，如 Mount Everest 那么遥不可及。他不耐地拉开门扉，门口的阿香正直起腰来，两人都吃了一惊。阿香更是脚一软，就跌进门来。房间狭小，肢体不免碰触，他黑暗中拂着了阿香软绵绵的胸脯，一股廉价花露水香味钻进鼻孔，夹杂了常年经久灶间里的油镬气，还有女人胳肢窝里暖烘烘的气味，五味杂陈。怔忡之间，他手挽上了一段腰肢，一个柔若无骨的身子就在怀里了。像电影院里放映的黑白无声片，淅淅沥沥时断时续。时空恍惚，他既是主角又是观众。阿香像田螺姑娘一样，褪去了粗使丫头的褴褛衣装，显露出一段婀娜雪白的身子来，女性的酮体诱惑着年轻的处男。他抖得像片树叶，尘根已掀起，心下却还晓得这事情唐突，做不得，虽极力想抑制而不能，挣扎之际，阿香柔软的嘴唇碰到了他的耳垂，麻酥酥地像触电一样地贯通全身，于是全面失守，一泄如注。

从噩梦中挣扎着醒转，浑身发软，一丝也不想动弹。小腹上凝成冰凉一片，才去换了内裤。复又躺下，心中懊悔至极：怎么会和佣人阿香在梦中交媾？不但荒谬，也太失身份了。

夜色青紫，从散碎的竹帘中漏了进来，晒台上，成群的麻雀叽喳鸣叫，上海就要醒转来了。斗室中他浅睡薄眠，思绪暗涌。艾茉莉和汤姆的争论犹在耳际，再想到那个在镜框中面目模糊的少妇。虽然只是一瞥，却在他脑中留下一抹绿野清吟：文雅，低敛，娴静，美好的女性气息喷薄而溢。